



鞭打張士貴 云 樓 會

(河南越調)

(河南曲子)

湖北省戲曲研究所編輯

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

內 容 提 要

“鞭打張士貴”是河南越調一個傳統的大型諷刺劇。它以薛仁貴征東這個故事為背景，突出地刻劃了尉遲恭和張士貴兩個人物。內容貫串了為國求賢的情節，對貪功嫉才的卑劣行為進行了无情的鞭撻。

河南曲子“云樓會”這出戲取材於“玉簪記”中的“听琴”和“偷詩”兩折而成。內容描寫青年道姑陳妙常和潘必正的戀愛故事，大膽地反抗封建社會道德觀念的束縛。

鞭打張士貴 云 樓 會

(河南越調) (河南曲子)

湖北省戲曲研究所編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(武漢解放大道332號)

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1號

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

精華鑄字印刷廠印刷

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開·1 $\frac{1}{2}$ 印張·31,000字

1957年9月第1版

1957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2,100

統一書號：T10108-76

定 價：(7)0.15元

812
H51

目 录

鞭打張王貴 (河南越調)	光化和平劇團整理(1)
云樓會 (河南曲子)	鳴 騎、王 可 隨縣曲劇團演出本(41)

鞭打張士貴（河南越調）

光化和平劇團整理
鳴 駒、王 可

人物：

薛 禮、尉迟恭、徐茂公、李世民、盖苏文、将甲、乙、丙、丁、老将、中軍、二棚、众軍士、报子。

第 一 場

〔張士貴、薛禮率軍士(牌子)上。〕

張士貴：張士貴！只因辽东盖苏文搶去百济国进来宝物，又在来使臉上刺下詩句，辱罵我主，我主大怒，亲自率領一十八家国公、七十二路总管，前往征辽，命我張士貴作了前部都总管。軍士們，催軍！（牌子，圓場）人馬为何不行？

薛 禮：稟总爷：大軍来在海岸。

張士貴：人馬列开！（圓場，望介）哎呀！我的媽啊！这大的海水。敬德呀敬德，老元戎！你不叫張士貴从陆道进軍，偏要叫我从水路而行。象这么大的海水，倘若不幸，把船弄翻了，你老人家尚能与龙王老爷交个朋友；我張士貴哩，不是喂了魚虾，就是喂了王八。哎哟哟，这……（內呵声）圣駕来了，圣駕来了。薛礼娃娃听令！

薛 胤：在。

張士貴：人馬扎在海岸！

薛 胤：得令。（同众下）

（（牌子）李世民、尉迟恭、徐茂公同軍士上。）

張士貴：張士貴參駕，吾皇万岁，万万岁！

李世民：平身。見過你家大老爺！

張士貴：見過大老爺！

尉迟恭：罢了！

張士貴：多謝大老爺。

李世民：大軍为何不行？

張士貴：启禀万岁：大軍来到海岸。

李世民：唔！傳令下去，人馬扎在海岸！

張士貴：遵旨。帶馬！（下）

李世民：摆駕，海岸去者！（圓場，李世民、尉迟恭、徐茂公登高台望介）好大的水呀！（唱）

手搭凉棚用目看，海水滔滔波浪翻。

漂洋过海多凶險，倒叫孤王发愁煩！

郭公！你看海水潮发，甚是凶險，怎样生得一計，叫孤家安穩渡海才是？

尉迟恭：待臣問过总管。（下台）御林軍！傳前部都总管来見。

軍 士：前部都总管来見哪！

〔張士貴內白：“来了！”上。〕

張士貴：（唱）忽听得敬德把我喚，急忙上前去問安。

參見大老爺！

尉迟恭：罢了。都总管你看！海水汹涌，甚是險惡，怎样生

得一計，上不見天，下不見海，平風息浪，使咱主渡過海去？

張士貴：哦，哦！待末將想上一想。

尉遲恭：容你一想。

張士貴：遵命……這可用什麼計？這……有了。大老爺！我有計過海了。

尉遲恭：什麼計？

張士貴：只用大壽木一副。

尉遲恭：住口！（介）要那何用？

張士貴：吩咐人役，將它抬到海岸，揭開蓋子，叫咱主躺在內面，將蓋蓋好，四角用七寸長的鋼釘把蓋子釘好，再用糯米汁子封口，裝在紅衣大炮之內，吩咐看炮之人，將炮點着，“吧咚”一聲，打過海去，這不是比平風息浪過海還強的多嗎？

尉遲恭：大胆！（唱）

張士貴，真大胆，胡言亂語犯聖顏。

怒氣不息將你斬。

推出斬了！

李世民：（唱）叫鄂公且息怒將他放寬！

張士貴：末將雖然冒犯聖上，却是為了聖上漂洋過海，還請大老爺諒情，待末將回去再思良策。

尉遲恭：你還有什麼良策？

張士貴：大老爺！末將在這裡被你吓糊塗了，回營定有妙計獻上。

李世民：鄂公！叫他回營用計！

尉迟恭：回得营去，想出妙计，还则罢了；如若无计，吓！

張士貴：張士貴，小心你的狗头！（踢張出帳）

張士貴：得令呀！（唱）

大公爷傳下无头令，难坏前鋒張总戎。

晕头轉向心不定，

馬來！（上馬介）敬德呀，敬德！（唱）

我把你这个黑头黑脑的黑杂种。（下）

李世民：（唱）总管回营把計定，

鄂公、軍师随孤来呀！（唱）

大軍跨海征辽东。

〔李世民等同下，張士貴上。〕

張士貴：（唱）敬德黑賊真該杀，拿你張爷当娃娃。

回到营門把馬下，（軍士接馬）

左思右想我乱如麻，我乱如麻！

哎哟！計呀！（圓場）哎哟！計呀！（圓場）哎哟，計，計，

計，（圓場）計，計，計，还是离不了薛礼娃娃。来呀！傳薛礼来見。

軍士：薛礼来見！

〔薛礼上。〕

薛礼：（唱）莫欺張良是少年，休把韓信当儿曹。

曹操縱有千条計，怎当周郎智謀高。

參見总爷！

張士貴：罢了。薛礼，咱主跨海征东，海水潮发，怎么用上一計，上不見天，下不見水，平风息浪，渡过海去？

薛礼：末将倒有一計。

張士貴：有什么高計？

薛 礼：只用——

張士貴：大寿木——

薛 礼：不要那，

張士貴：只要不用大寿木，你說！

薛 礼：总爷傳下將令，吩咐众大軍，去到海岸連船，一只連十只，十只連百只，百只連千只，連做一个总排，上用蘆席遮天，下用絨毡鋪地。蘆席遮天不見天，絨毡鋪地不見水。龙舟中間，高搭琼樓，樓旁摆下各样花草，就請咱主坐在百花厅上飲宴，席間吩咐手下砍断纜繩，岂不是平風息浪过海了么？

張士貴：好計策！好計策！这是个什么計策？

薛 礼：瞞天过海之計。

張士貴：薛礼呀！你这个計策跟我的計策一模一样，只是沒有用大寿木。薛礼听令！带我令箭一枝，去到海岸，准备連船。

薛 礼：得令。（下）

張士貴：（唱）張总戎我笑呵呵，薛礼娃娃計策多。

他是我的救命鎖，

馬來！（圓場，唱）

离了娃娃我不得活。

有請大公爷！

尉迟恭：免了！可有計策献上？

張士貴：末将有計——

尉迟恭：有何妙計？

張士貴：只要大公爷傳下將令，吩咐大軍，去到海岸連船，
上用蘆席遮頂，下用絨毡鋪地。蘆席遮天不見天，絨毡
鋪地不見水。龙舟中間，高搭琼樓，樓旁擺下各种花草，
就請我主在百花厅上飲宴，飲酒中間，吩咐兵士砍斷繩
纜，岂不是平風息浪過海了么？

尉迟恭：這叫什麼計？

張士貴：瞞天過海之計。

尉迟恭：這是哪個想的計策？

張士貴：末將想的計策。

尉迟恭：你可不要隱瞞別人之功！

張士貴：末將不敢。

尉迟恭：帶我令箭一枝，去到海岸連船！

張士貴：得令！（欲走，回頭做鬼臉）

〔尉迟恭出帳，張士貴做丑態下。〕

尉迟恭：噫！（唱）

莫非領了高人教，在我面前請功勞。

无有此事還罢了，

張士貴啊！（唱）

冒功請賞你罪難逃。（下）

薛 礼：（上）海上連船事，稟與总爷知。有請总爷！

張士貴：何事？

薛 礼：船只連齊。

張士貴：曉得了。吩咐众將連去迎接圣駕！

薛 礼：是。

張士貴：轉來！

薛 礼：有何吩咐？

張士貴：薛礼！这边厢来，大公爷可是一輩子見不得你啦！

薛 礼：啊！他怎样見不得我了？

張士貴：圣上征东，夜得南柯一梦，梦见神人留詩，說你要篡夺唐室江山，因此命大公爷正在私訪拿你。

薛 礼：末将投效軍营以来，从无半点过失，还立了許多大功，这謀反二字从何說起啊！

張士貴：总爷怎样不知道你是赤胆忠心，并无半点反意！怎奈圣上梦中有神人留詩，說是：“家住酉金一点紅，飄飄四下影无踪。三岁孩童千斤价，要夺唐室錦江洪。”

薛 礼：这詩与末将有何干系？

張士貴：有何干系？娃娃呀，娃娃！听总爷我給你講講。“家住酉金一点紅。”西方屬酉、屬金。“一点紅”是指太阳落在西山。这是不是說你家住山西絳州？娃娃，“絳”是紅的啊！

薛 礼：啊！

張士貴：“飄飄四下影无踪”是不是一个“雪”字？

薛 礼：啊！

張士貴：“三岁孩童千斤价”是不是一个“人貴”？

薛 礼：这……

張士貴：“要夺唐室錦江洪”是不是“反”字？

薛 礼：这……

張士貴：这四句詩連在一起，就是“山西薛仁貴反”。哼，哼！你还在做梦哩！

薛 礼：这……

張士貴：薛禮！你也不必為難，你不造反，總爺是知道的。

只要你聽總爺的話，再立下幾個大功勞，我慢慢設法救你就是了。

薛 禮：多謝總爺！

張士貴：你千萬莫要被大公爺撞見了啊！

薛 禮：末將記下了！

張士貴：下船去罷！（揭開船板）

薛 禮：遵命！（下）

張士貴：（念）張爺設下計牢籠，敬德薛禮怎知情。

娃娃上陣去賣命，我向敬德去請功。（笑下）

第 二 場

〔蓋蘇文、眾軍士（牌子）同上。〕

蓋蘇文：俺蓋蘇文。唐王親統大兵，過海犯境。眾將官！

眾軍士：有。

蓋蘇文：催軍海岸，迎敵去者。（同下）

〔張士貴同眾軍士上。〕

張士貴：啟稟大公爺！

〔尉遲恭內聲：“講！”〕

張士貴：樓船渡近海岸。

〔尉遲恭內聲：“吩咐登岸！”〕

張士貴：是。

〔戰鼓齊鳴，報子上。〕

報 子：報——蓋蘇文大兵駐扎海岸。

張士貴：再探！

報子：得令。（下）

張士貴：稟大公爷：蓋苏文大兵駐扎海岸。

〔尉迟恭內声：“都总管攻打头陣！”〕

張士貴：启駕。薛礼！（揭船板）薛礼！（薛上）蓋苏文大兵駐扎海岸，命你攻打头陣！（把枪交給薛礼）

薛礼：总爷請回！馬來！

〔張士貴下。薛礼同众軍士圓場。蓋苏文同軍士上。〕

蓋苏文：来將通名！

薛礼：大將薛礼。尔叫何名？

蓋苏文：听道！吾乃高丽国大元帅，官封紅袍抹利支，蓋苏文是也。

薛礼：看枪！

〔开打，蓋苏文敗介。〕

蓋苏文：且住！薛礼杀法甚是驍勇，这便如何是好？有了，

俺不免騰出空城一座，等唐王进城，将他君臣团团圍住。

众將官！大兵撤出城外。

薛礼：（追上）啊！蓋苏文人馬为何不見了？

報子：报——蓋苏文弃城逃走。（下）

薛礼：穷寇莫追。（圓場，下馬）請总爷！

張士貴：（上）薛礼回来哪？拿来！

薛礼：拿什么？

張士貴：蓋苏文的人头呀！

薛礼：那蓋苏文敗陣，閃出空城一座，不知逃向哪里去了。

張士貴：跑了好，快把枪、馬繳下，你且躲避下去！

薛 礼：（把枪、马给张）总爷！千万不可进城，恐怕敌人有诈。

張士貴：我知道。

〔薛礼下。

張士貴：有請大公爷！

尉迟恭：（上）都总管！胜败如何？

張士貴：盖苏文败阵，閃出空城一座，請大公爷进城！

尉迟恭：排队进城！

〔張士貴提枪站城旁作刺杀状。四龙套、李世民、徐茂公、

尉迟恭过場，李見張持枪舞弄，作喜状下。張下。原人轉場上。

李世民：高丽国也有这样城池？

尉迟恭：山地小城，要它何用，速速退出城去！

〔盖苏文内白：“将越虎城团团圍住！”同众軍士上，过場下。

报子上。

报 子：报——盖苏文圍城。

張士貴：再探！

报 子：得令。（下）

張士貴：启禀大公爷！

尉迟恭：講！

張士貴：盖苏文圍城。

尉迟恭：都总管攻打头陣！

張士貴：启駕。

〔李世民等下。

張士貴：薛礼快来，薛礼快来！

薛 礼：（上）参见总爷！

張士貴：盖苏文圍城，速去迎敌！（把枪、马交薛礼，下）

薛 礼：得令。带馬！（上馬，下）

〔李世民、徐茂公、尉迟恭上城观陣。

李世民：軍师！下面交战的都是一些什么人？

徐茂公：启奏圣上：穿紅袍的是高丽国元帅盖苏文，小将是
我朝白袍將軍。我主习就百步穿楊，就該射盖苏文一箭，
以助白袍大功成就。

李世民：依卿所奏。御林軍！看弓箭过来！

〔軍士遞弓箭給李射盖，盖中箭敗下，薛礼退下。

李世民：白袍將軍！穷寇莫追，快快轉来！

盖苏文：（上）且住！交战中間，不料左臂帶箭，不能交战。

众將官，兵撤海外。（同众下）

李世民：白袍將軍，敗兵莫追！快——

尉迟恭：圣上！你的声音小，待臣我給你叫——

李世民：好！爱卿速喚！

尉迟恭：白袍！圣上在这里，快来參見！

〔薛礼上場。

尉迟恭：白袍！（大声地）呔！白袍將軍！

〔薛礼惊跑下，李世民等同下城头。

李世民：尉迟爱卿，白袍將軍被你吓跑，快与孤家追他轉来！

〔李世民同徐茂公及众軍士下。

尉迟恭：領旨。馬来！（下）

張士貴：（上）眼跳心惊，坐臥不宁。

薛 礼：哎呀！总爷救命。

張士貴：为何这样惊慌？

薛 礼：我正在与盖苏文交战，不料大公爵与圣上在城头观

陣，大公爷大噍一声，我看是大公爷喊我，就放馬跑回营来，他在后面紧赶来了。

張士貴：枪馬撇下，后帳藏躲。（薛下）

〔尉迟恭上，見張士貴，張裝作喘息未定介。

尉迟恭：都总管献出来！

張士貴：献出什么来？

尉迟恭：白袍將軍。

張士貴：倒是个黑袍將軍，哪有白袍將軍！

尉迟恭：白袍將軍正在与盖苏文交战，我和圣上城头观陣，被我大噍一声，白袍放馬就跑，本帅在后面就追，一直追到你的营中，怎說无有？

張士貴：那是我呀！是我与盖苏文交战，你大噍一声，我当是你叫我收兵，是我跑回营来，气还没有喘过来，你就赶上来了。大公爷！你赶得真快呀！

尉迟恭：哦！是你？不象。

張士貴：怎么不象？

尉迟恭：那个將軍是个无須的汉子，你滿口胡須，所以不象！

張士貴：这……哦！大公爷，小官有个須囊，上陣交鋒，用須囊将胡須囊着，故而大公爷你看它不見。（用手将胡須盖着）你看！这不跟十六七岁的娃娃一样嗎？

尉迟恭：当真无有？

張士貴：沒有呀！

尉迟恭：果然无有？

張士貴：我还敢哄你老人家！

尉迟恭：滾出帳去！

〔張士貴下。

尉迟恭：且住！狗官言道无有白袍將軍，这如何是好？

〔張士貴暗上。

尉迟恭：我不免去到黃罗宝帳，討来金銀、圣旨，到大營点將賞軍；要是賞出白袍將軍，我說狗官呀，狗官！你休想活命！（下）

張士貴：呸！这个黑賊要到大營賞軍，要是賞出白袍，我的前程、身家性命，哪个去保？这……有了，薛礼走来！

薛 礼：（上）見過总爷！

張士貴：这里停身不得。

薛 礼：到哪里停身？

張士貴：快到四十五里牧馬場去。

薛 礼：遵命！（下）

張士貴：来！（軍士上）看过爷的功劳簿，大營受賞去。

軍 士：是。（同下）

第 三 場

〔將甲、乙、丙、丁，老将同上。

將 甲：（念）大将东征揚国威，

將 乙：（念）越虎城外血肉飞。

將 丙：（念）鄂公奉旨来犒賞，

將 丁：（念）百万儿郎尽举眉。

將 甲：請了！

众 將：請了。

将 甲：大老爷大营赏军，我们各献各的功劳簿，前去领赏！

众 将：请！

〔四将站下场门，众军摆队，二军士抬鞭，过场下。〕

〔尉迟恭大跨马，四将接马，献名单，尉迟看见名单没有白袍，心中发急。四将转上场门，尉迟回头看，不见白袍，圆场，升帐。张士贵上。〕

尉迟恭：都总管！我们先祭旗还是先赏军？

张士贵：大老爷！我朝开国大典，是先祭旗后赏军哪！

尉迟恭：摆了香案！（众将插旗摆酒）列祖列宗、各路尊神在上，征辽元帅尉迟恭、前鋒都总管张士贵保定我主征东扫辽以来，哪个若是瞞心昧己，克扣军餉，只落得天厌之，天厌之！

〔（牌子）尉迟恭倒酒，张士贵站中间。〕

张士贵：列祖列宗、各路尊神在上，征辽元帅尉迟恭、前鋒都总管张士贵保定我主征东扫辽以来，哪个若是瞞心昧己，克扣军餉，只落得个呀……（两边看）哎呀呀，叫他男盗女娼！

〔张士贵倒酒，尉迟恭升座。〕

尉迟恭：（念）打将钢鞭灭群雄，四夷争羨鄂国公。

敬德人老心不老，白发苍苍征辽东！

本公复姓尉迟，名恭，字敬德。黄罗宝帐领了金银，来到大营，犒赏三军。中军！

中 军：在。

尉迟恭：往下吩咐！天气炎热，休要热坏我军。吩咐众家军士各自归营休息，只留各路总管，各献功劳簿，前鋒都